

子 十七之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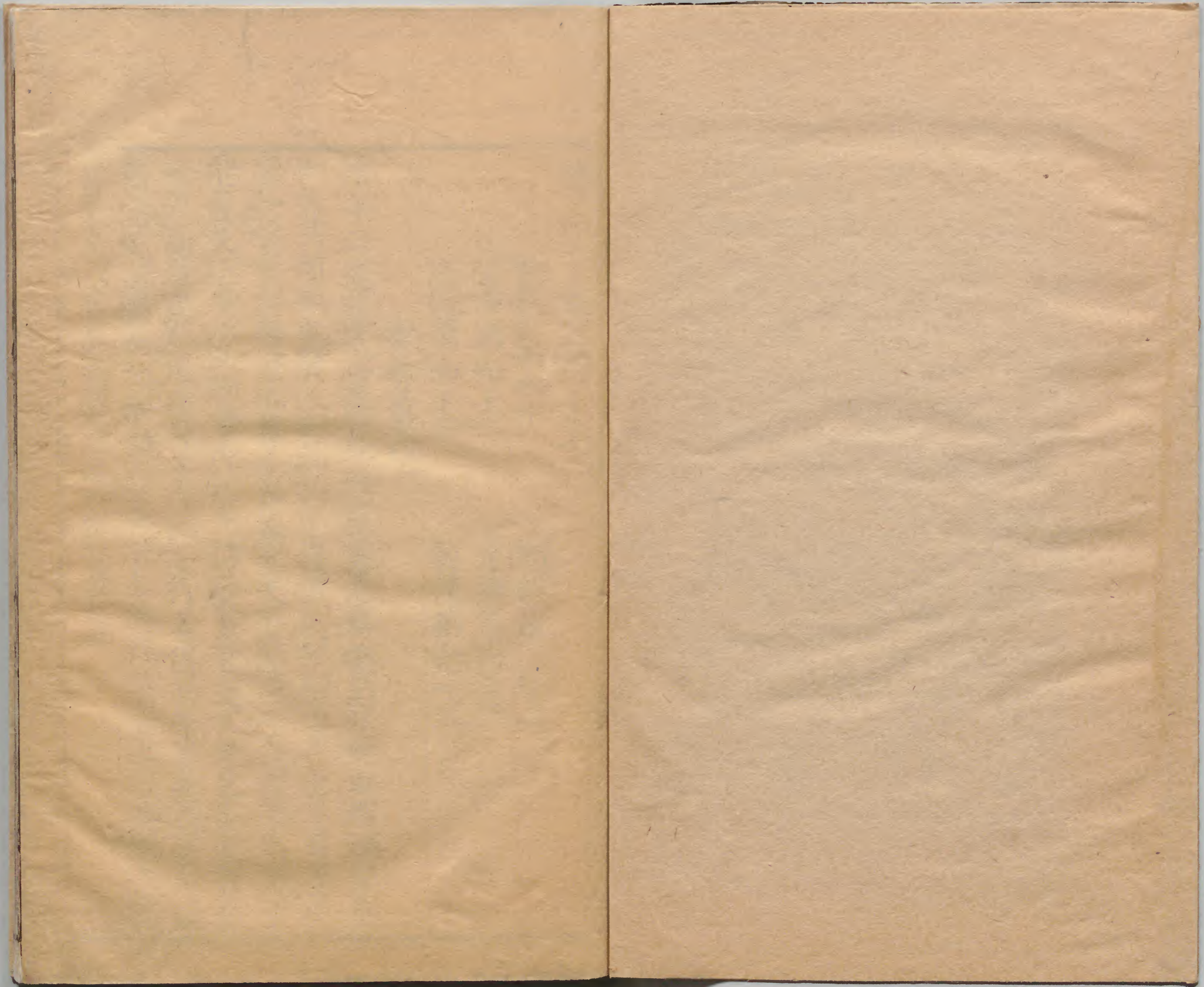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六〇三五	漢	書
架	六	冊	號

漢書門			
類	六〇三五	函	一五二
架	五	冊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5	
冊數	9	( 6 )	
函號	300	33	

法家一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田第四十二

說疑第四十四

難勢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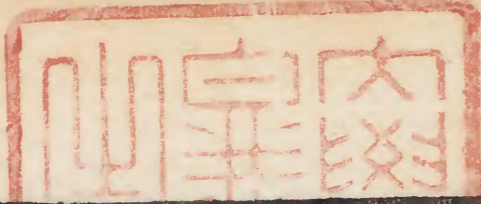
問辨第四十一

定法第四十三

詭使第四十五

漢書文庫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螳同矣  
 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  
 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  
 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  
 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  
 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  
 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



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醲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干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干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干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干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干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

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曹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兵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執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方乘之勁韓七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羣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臯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蚩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躰、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爲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賅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

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鍾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

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

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

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削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窟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贛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為之愛弃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筭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



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答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

利者必惡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麻非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女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

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  
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  
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躡於山而躡於垤山者  
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  
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  
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  
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  
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  
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  
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  
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  
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  
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爲非  
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  
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  
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  
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  
民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  
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  
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  
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  
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  
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

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弃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更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憚處治事之官而爲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叅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

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摺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鈇

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摺笏之議于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鈇不相稱適也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衡

衝不若堙穴伏橐索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

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鈹而推車者

珧鈹以屋為鈹也即推輪也上

古摩屋而釋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

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

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

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

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

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

之都敗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乘

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

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不可先以愛養之也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

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  
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  
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  
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  
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  
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使人主肆意陳欲曰乱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  
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  
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  
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  
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  
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  
逆而不違誰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  
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  
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  
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  
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日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不不知任衆而用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母道墮墜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下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日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圭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號食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口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醜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拆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母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

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



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  
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  
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叅言

六聽不叅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  
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  
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籍信乎辯而以類飾  
其私人主不厭食忿而待合叅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  
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  
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  
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  
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導論於已聽之  
後以得毀譽言公私之徵眾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  
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  
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  
其叅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母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  
擅為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  
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  
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母  
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母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  
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  
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誅焉不足

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務為賅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第十八卷終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

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膈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

幼弟不饑

不饑之也

穰歲之秋

疏客必食

非疏骨肉愛過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脩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

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  
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  
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  
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  
策而御駢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  
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  
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  
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  
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  
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

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內海  
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  
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  
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  
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願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  
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  
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勝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  
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  
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  
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  
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  
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干

刃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

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攻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也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

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

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礼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旣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昔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及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涂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



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子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子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子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劔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

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

張子

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搯座則寢益謂癰也剔首搯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韓非子卷第二十九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

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  
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  
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  
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  
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  
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  
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  
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  
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為臣主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  
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  
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  
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  
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  
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亂世絕嗣之道也  
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  
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  
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  
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  
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  
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  
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  
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  
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

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母稱堯舜之賢母譽湯武之伐母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sup>情</sup>惋密<sup>志</sup>春<sup>貌</sup>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詎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然為太士士不設賞為太士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

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烏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烏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取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玉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強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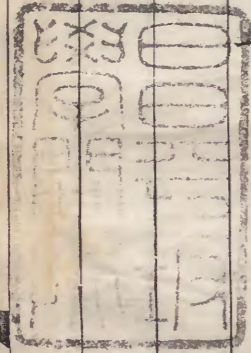
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且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

存有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柰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柰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暗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



西條紫舟

